

崖城從前

YACHENG CONG QIAN

黃家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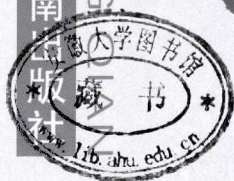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崖城從前

黄家华◎著

YA CHENG CONG QIAN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崖城从前/黄家华著.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443 - 2307 - 9

I. 崖… II. 黄… III. 文化史—三亚市—文集
IV. K296. 6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799 号

崖城从前

作 者: 黄家华
出 版: 海南出版社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 570216
电 话: (0898) 66830932
责任编辑: 周 平
封面设计: 颜晓彦
印 刷: 海口新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 × 1092 mm 1/16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13. 25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3 - 2307 - 9
定 价: 25. 00 元

怀古思今 传承文明

林葆玉

胡锦涛主席 2005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间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这一演讲被誉为“中国文化宣言”。最近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则赋予传统文化极其崇高的地位，称道“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时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纲要》以专章论述“民族文化保护”的课题，强调“加强重要文化遗产保护”，“抢救濒危文化遗产”。值此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大潮涌起之际，三亚市郑重启动了以崖城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的工作。《崖城从前》一书适逢其时而推出，则为宣传崖城历史文化助了一臂之力。

诚然，崖城从前就是三亚从前，崖城的历史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同根之一叶。《崖城从前》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崖州古城一方乡土二千余年积淀下来的



历史文化遗产。

“遗产的概念是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副主任、高级项目官杜明纳克如此解说道，“遗产是指今天我们所利用的并能够传承给后代的历史继承物。我们的文化、自然和社会遗产，是生活和灵感不可替代的源泉，是我们的参照线，是我们种种特征的组成部分。”

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物，就是文化之“物”，人文之“物”。从前的寻常之“物”而今变成了“文物”，是由于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这些物品的实用性即物质性功能及由之而来的装饰性功能已退隐失去，而保存下来的精神性、文化性功能则显现出来。这便是文物的价值所在。《崖城从前》在介绍种种文物时，特别着力揭示了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使我们对本乡文物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形态就是社会礼俗。礼制是人为理性化的产物，经有意识提倡推广，成为中国文化的纵向线和大传统；俗尚则是社会因地制宜的生活实践的产物，构成社会的横断面和小传统。《崖城从前》对于本乡诸如儒家祭孔、佛教戒法等“大传统”和旧时节日、方言丧俗等“小传统”，都作了详尽的阐述，解说严谨而情趣怡然。

作者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不笼统概述或妄作狭隘的判断，而是对具体个案具体分析，娓娓道来。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崖城人，对家乡的历史文化长期关注，精心钻研。曾对诸多文史材料爬梳考辨，却不受考据的繁琐牵绊，不以史料耸人听闻，行文简练节制而言之有据。当然，作者的一家之言你未必完全认同，但无疑可供参考并展开探讨。

作者多用散文笔法，纵横捭阖，灵活自如，于浑朴中饱含深思，庶几可说是有思想而不艰涩，有见解而不偏激，有情趣而不肤浅。

《崖城从前》凡四十篇，几乎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其实还有一点明显的缺失，就是没有关于本乡民歌的话题。人说民歌与民俗是一体之两面，民俗是无韵的民歌，民歌则是有韵的民俗。真正的民歌往往传达出其地域民众的风俗民情。一个地方族群的民歌，就是他们心灵图景的写照。所以说民歌是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可或缺。于此指出，以期作者日后补之。

应作者之请，读过书稿，深以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应予以支持。乐为之序。

2007年2月25日

自序

家园是我们的根之所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的灵魂也终将要安息于斯。这已是宿命。即便你浪迹天涯，老大未还，也概莫能外。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怀乡恋土是人所无法弃绝的情愫。乡情实际上是一种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认同感，它源于历史传承的文化记忆，根植在人的灵魂深处。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言，这“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就愈长愈牢”。承载一方乡情的“那棵树”，就是此间的历史文化。

吾乡崖城，自汉武帝开郡以来，一直是历代州郡县治所。二千余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渊深丰厚，非同小可。如今世界闻名的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就是从当年的崖城发展而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崖城从前就是三亚从前。忆往昔，故土风物、民俗世情、流年人物，无不是乡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曾几何时世易时移，物欲横流斯文扫地。文物乃见证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遗存，却被毁弃。民俗是一个地区、



一个族群传承性的原生态生活文化，竟然失传。史载凿凿的先贤人物，也遭戏说胡说，信口雌黄以讹传讹。几多景物，嘉名依旧却面目全非；几多往事，如烟消逝而鲜为人知。殊堪忧也。所幸近年形势好转，崖城孔庙得以重修，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得以申报，百废待兴。亦可喜矣。

“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李义山此言于我心有戚戚焉。余一介布衣，食毛践土于家乡而无以为报，唯愿能为弘扬吾乡历史文化略尽绵薄。二十多年来，谋食之余辄埋头于此。始而四处寻访耆老，查询劫失古物、陈年向例，并摭拾旧闻，揆诸史实。同时广泛搜求史志文献，从中钩稽梳理历史脉络。爬梳披寻，详察辨伪，纠谬正讹。再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备考典籍，无不浏览；相关诸学，在所涉猎。亲炙元典，采铜于山。不惜千虑而求一得。锱积铢累，心解神契，然后发而为文。

虽然我们的寻根之举始于考辨，却非耽止于钩沉往事就事论事。更主要的是将笔触伸向文化层面，深入对其进行学理性的阐述，从外在事象到内在意蕴进行观照，展现从前时代的社会心理与精神旨趣，为吾乡曾经的沧桑“立此存照”。对于昔日风云人物，不只作尊崇气节贬斥势利的臧否，而是抱持一分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以基于人情事理的历史感，去演绎历史故事，品说其时其人。通过历史细节的揭示与诠释，再现当年情景，以激活今人的文化记忆，滋养来者的家园意识。唯其如此，“这本书的最好读者，也许应当是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个地方荣枯永远不可分的同乡”。——这是沈从文先生在他的《湘西》一书“题记”中的话。借用于此，我想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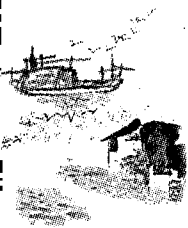
非常合适的。

吾乡虽为琼南一小小边城，古称“绝域危疆，天下第一偏僻”，然而，其历史文化，无不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格局息息相关，无不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系统血脉相承。吾乡从前，可以说就是吾国从前之大全景长卷中的一个小小局部的特写。吾乡的历史文化，也完全可以视之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有机体的一个全息性的“切片”。你从中可以检视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其中的“遗传信息”应有尽有，既包括了儒家及道家佛家等等的“大传统”，也涵盖了民间信仰和风土民俗等等的“小传统”。所以说，远在他乡的朋友，如果你读到这本书，也自会油然而生亲切感，或许还会如宋诗所云：“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2006年12月10日

目录

- 1 / 怀古思今 传承文明 (林葆玉)
- 1 / 自序
- 1 / 州城春秋
- 7 / 水南古村
- 17 / 大厓故港
- 22 / 宁远之水
- 30 / 崖城孔庙
- 38 / 三坊四厢
- 42 / 军话迈话
- 49 / 祖庙往事
- 54 / 老屋存照
- 59 / 鳌山书院
- 63 / 旧时节日
- 72 / 番坊志异
- 76 / 厓家故事
- 79 / 鉴真在崖城
- 85 / 所谓伊人
- 92 / 佼佼钟进士



97 / 浩气贯日月 傲骨立南天

——王焯其人其诗

105 / 大智大勇林纘统

110 / 盛德堂二客

117 / 李德裕问题

123 / 丁谓轶事

127 / 话说“小洞天”

131 / 南山苍苍

136 / 广度寺与浮南阁

142 / 迎旺塔·文峰塔

146 / 从前八景

150 / 广济桥记

152 / 如是我闻

156 / 此间诸神

165 / 崖城懋迁集

168 / “寿”碑是非

172 / 麋鹿塘·猴子落·霸王鞭

177 / 槟榔小赋

180 / 沉香物语

184 / 当年五谷

187 / 漫话吉贝

191 / 灵光殿瓦砚

194 / 葬俗小札

197 / 五色雀·益智子·鸡卜

——崖州占卜古俗撷谈

201 / 后记

州城春秋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平定南越，次年即在海南岛上设置儋耳、珠崖二郡。珠崖郡管辖五县，其中之一为临振县。吾乡崖城，便是这临振县治所故地。此后隋朝的临振郡，唐朝的振州，宋朝元朝的崖州、吉阳军，明朝清朝的崖州，乃至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的崖县，其治所一概都在吾乡崖城。悠悠两千余年，这个古老的琼崖边邑，遗存了几多丰厚的文化积淀。姑且从这座残存的州城说起。

据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考证，旧时此地没有城池，“仅以木栅备寇”。所谓旧时，大抵应在南宋之前。由于僻处琼岛南端，山阻海隔，交通艰险，虽然开郡设县经历千余年至公元十二世纪末，这片土地的开发还十分有限，人口还很稀少。在时人眼里，其郡“强名小垒，实不及江浙间一村落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公元1187年前后（南宋淳熙年间），时任吉阳军知军的周鄜先生到任伊始，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抵郡，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仅三百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峒贸易，顷刻即散。僚属一二，皆土著摄官，不可与语。左右使令辈，



无非貸命黥卒，治稍严，则为变幻莫测”。（周辉《清波杂志》）其时，军署县衙应该还在水南东隅，大致是如今镇政府所在地。

如此社会状况，说明当时最基本的人力物力和组织管理诸多条件尚未具备，大兴土木的筑城工程根本无从谈起。即使欲劳民伤财，也无民可劳无财可伤。再者，或许诚如州志记载，那时候这地方还算安定，“寇”患甚微，“仅以木栅”即可防备。而且城池作为冷兵器时代的大型防御工事，毕竟不同于当今官员所热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既非当务之急，周使君辈自不会勉为其难也便在情理之中。

那么州城之建始于何时？州志语焉不详，府志且有歧异。窃以为顾祖禹之说或可采信：“宋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始筑土城。”所谓“土城”，就是夯土筑就的城垣。夯土筑也叫版筑，即用木板为模，其中装填粘土，然后分别逐层夯实成型。这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一种传统工艺。版筑取材便利，施工简易，应是当时比较适宜而可行的。

据此推断，至少是在十三世纪初，水北之城先行构筑完成后，吉阳军衙署才从水南乔迁过来。

遥想先人当年筭路蓝缕卜择这方吉地为城池，独占了地势之利而尽得风水之理，真是大智慧。今人看古城台基，规整平展，高高在上，殊不知原先这里其实是座林木葱茏的山丘。小丘高不过三五丈，可是在方圆数十公里的冲积平原中心突兀而起，巍巍乎俨然一个制高点。依山就势筑城其上，因地制宜，自然事半功倍。战时御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水患安民，济困避难，一方所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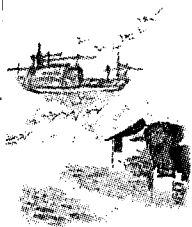
现代水利科学关于水力惯性关系的研究表明，流水长期冲击，

会在河流的凹岸即隈曲处形成冲积滩地。古人似乎也早就明白了这种自然扩张领地的“风水”之妙，所以诸如河南安阳的殷商遗址以及古代众多的城镇聚落，大多选址在河流的隈曲处，即堪舆家所称道的“隈位”。而远在南服尽境的吉阳古城，也是如此这般的正居于宁远河的风水“隈位”。

早年听一位高人说道此间风水如何“气”大“龙”旺“脉”远“穴”阔，只当是酒后戏言。后来寻思，所谓“倚山面海平野开旷”，“后枕高远前庭辽阔”，“三坊四厢周遭棋布”，“碧水潋洄绿树四合”，云云，并非虚夸之辞。只是这种古典的环境景观，历千百年的风尘之后已失色不少了。

肇始于十二世纪末的吉阳土城，虽然建筑简便，却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版筑土城无法抵御南方暴风骤雨的侵蚀。《崖州志》记载：“庆元七年八月，飓风毁城门、公署，民舍殆尽。”时为公元1201年，土城之建不过三年。为了加固城垣，须用砖石加以包砌。这一工程的实施，比之版筑土城，可就非常艰巨了。从南宋末年“始砌砖”到明朝初年“重周以石”、“复加砖石”，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个多世纪。

据黄怀兴先生的考古报告，前些年此间文物普查发现的古城砖，规格型制大大小小竟有六种之多，显然先后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是历朝历代持续筑城的物证。此外，城池附近还发现有三处古窑址：一在城西儒学塘，一在城北窑塘，一在城东南官沟。专家考证，这几处窑址均是宋元明清几代为筑城烧制砖瓦的场所。考古发现的古城砖，最小一种与现代红砖相近，当是清代修葺施工所用，而最大的一种，长45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宽端厚面有范制阴文“吉”字。专家推断，此“吉”字砖即为南宋



“始砌”之砖。砖上“吉”字便是其时“吉阳军”的标志。“军”乃宋代地方行政区划名，此“军”纯属一般行政建置，与军事无关。这种行政建置与当今的“市”庶几相近。“吉阳军”领辖二县，是与州府同级的“地级市”。当然彼之“地级市”与今之地级市，不可同日而语也。不过，时至公元十三世纪中叶，中原战乱加剧，使移民大量渡海而来，吉阳军人口一时猛增，经济财政想必也随之有所发展，不然，如此工程如何实施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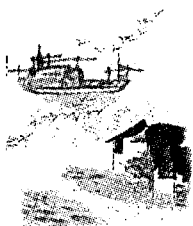
综合各种史志记载，州城建设历时六百余年，概而言之可看作三期工程。第一期工程为南宋之版筑土城、始砌砖、创女墙，开东西南三门，以及元代之创谯楼。第二期工程为明代之复加砖石、上建敌楼、外浚濠堑、添筑月城。第三期工程为清代之重建城楼，修葺月城。在一二期工程中，先后两次“拓其址”，从东向西扩展，使城池面积达到千余亩，基本格局至此形成。

“重门百雉，御侮暴也”。所以，四代相继的三期工程，所有项目几乎都是为了强化城池的军事防守功能。比如“女墙”，又叫“雉堞”或“垛口”，便是城上必设的防守掩体，它是筑在城垣墙顶两侧的矮墙，其齿状排列，虚实相间，下有射击口孔，上有瞭望洞。而“谯楼”、“敌楼”皆为城楼之谓也。“谯”者，“瞧”也。“谯楼”即为防守瞭望的哨楼。这更是极古老的城防设施之一。你看城字金文，左边中间的圆圈表示城围，上下两端是两座城楼对峙，左边是一把锋刃朝左的斧头（兵器），表示用武器保卫城池的意思。可见，城楼是“城”的标志性建筑。州城南门为仪门，门台上所筑门楼重檐高耸，壮观而威严，且便于守卒瞭望。东门西门之楼则为箭楼，这种楼多筑在瓮城正对城门的城垣

上，楼上密布箭孔，守卒可据此向外射击，是为城门的屏障。而所谓瓮城，又叫子城，是在城门外加筑的城垣，以构成两道城门，增强防御能力。因其形状多呈半圆形，所以又叫“月城”。月城多是建在都城或重镇要塞，蓁尔小郡亦如此举措，可知其时已“太平”不再矣。

翻阅史志，宋元以后，刀光剑影在这座小城愈加频频闪现。“瘴岭旌旗，边城烽火”，“羽书之告警者接踵而来”，“盖匪焰之炽，已不堪收拾”。反抗与镇压的血雨腥风，由此官家之语可想而知。当然几百年间在小城上演的也并非尽是屠戮的悲剧。明朝万历年间，倭寇进犯崖州，学正罗士俊偕同文武官员，“鼓励民兵固守，倭围城数日，知有备，引去，民赖以安”。如此守土安民的事迹，便值得大书一笔。

木叶萧萧，禾黍离离。沧海桑田是无情的历史逻辑。如今，先人苦心经营几个世纪的崖州小城已被时代所遗弃，在岁月的风雨中毁圮。宋元明清各种型制的城砖也已散失难寻。劫后残存的唯一一座南门和一座北楼。《崖州志》关于这南门和北楼的记述，也颇多讹误缺失。如南门所建时间，记载前后抵牾。北楼之建，则只在“坛庙”一章中旁及道：“真武庙，在城北谯楼上，道光十六年修”。为何要在城北谯楼上修筑真武庙？原来真武即玄武，为避清圣祖玄烨之讳才改称真武。玄武本为北方七宿之名，七宿中虚危两宿形似龟蛇，龟为玄，蛇为武，故称玄武。传说玄武为北方之神，所以供之北楼以镇守一方。古代城门常取雅名。《崖州志》在“城池”一章中，记述州城东门曰“阳春”，西门曰“镇海”，南门阙如。以致郭沫若先生点校《崖州志》时下案语：“南门无名，亦可异”。其实南门有名，曰“文明”。在稍后“学宫”



一章中记道：清道光三年，“开文明门于（学宫）前”。何谓“文明”？《尚书》“舜典”的解释是：“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周易》则云：“其德刚健而文明”，“文明以止，人文也”。有学者解释，此“文明”即文章灿明或文德光明之意。元大都城（北京古城）就曾开有一座“文明门”。可见华夏文明所被，无远弗届，崖州文化，渊源有自。

州城南门为砖石拱券式门洞，至今幸存，俗称“城门拱”。1920年，为修公路贯通城上，东门西门被拆除。1928年，又拆毁北楼旁边的一段城墙，开公路通往城北。从此，崖州古城开始屡遭劫拆，而于几十年间便毁弃殆尽。